



# 栗香与风情共舞

□ 范文军

悠然的山水画卷。在中国板栗第一村——杨家峪的“归巢部落”，十几座建在栗树上的巢舍新奇梦幻，让现代人体验到祖先的居住形式，于山林间回归自然，享受返璞归真的乐趣。那万亩围山栗林更是独特风景，盛夏阳光倾洒，栗花绚丽绽放，淡黄色花朵如大自然精心晕染，色泽温润淡雅。它们一串一串，一簇簇挂满枝头，在微风轻抚下轻轻摇曳，蜂儿忙碌地穿梭花间，发出细微悦耳的声响，似在演绎空灵美妙的自然之乐。栗花香随风飘散，如丝如缕萦绕心间，令人沉醉。栗花形状纤细奇特，每一朵都似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有的微微伸展，似羞涩少女欲语还休；有的尽情舒展，仿若拥抱飞舞的蝴蝶；有的刚从枝丫探出，仿若初涉世的孩童，慵懒伸开娇柔的手臂探寻世界奥秘。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的栗花如金色海洋，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构成绝美的山水图。而那弥漫在空中的栗花香更为这幅画卷增添了缥缈神韵，让画面鲜活灵动。

迁西的乡村风光独具魅力。古朴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于栗林之间，白墙黑瓦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门前田园里的禾苗和绿油油的蔬菜，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质朴与宁静。夕阳西下，袅袅炊烟与栗花香融合，独特味

道弥漫于爱的港湾。村民们三五成群地盘坐门前，谈笑风生栗香回荡在小村上空，他们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此时栗花香为宁静的乡村增添了别样韵味。

迁西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端午节恰逢栗花盛开，民间的跑花灯、踩高跷、舞龙舞狮、扭秧歌等传统表演精彩纷呈，热闹场景尽显迁西人民的热情与活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为迁西披上神秘面纱，栗花香仿佛也见证着文化传承与发展，成为迁西独特民俗、文化盛宴的一部分。

在古塞名关喜峰口大刀园内，一棵历经数百年的栗树静静伫立于山脚下，它见证了戚继光镇守边塞的刀光剑影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宋哲元部喜峰口长城抗战的传奇岁月，那沧桑的树干仿佛在诉说着悠悠往事。每年栗花盛开时，那里都会吸引众多文人墨客。画家用神笔描绘这片美丽盛景。诗人们以笔会形式，用饱满的热情抒写对栗花的情怀：“为嗅晨风半启帘，忽闻花气过栏杆……不用邻门借酒钱，只缘玉树满山川……”青山关，这个季节也会迎来大批游客，他们为长城脚下的栗花而来，个个沉醉在栗花的海洋中。而在戚继光镇守的三屯营古镇，景忠山那千年钟声伴随着栗香悠悠传来，更增添了一份神圣与祥和。每年举

办的栗花节更是热闹非凡，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晚上还有栗花篝火晚会，大家围着篝火，在栗花香中尽情欢乐，栗花香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迁西的独特风景线。

回忆儿时，栗花绽放时节便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我们用栗花编织成各种有趣的小玩具，如可爱的小狗、灵动的小蛇等。栗花编织而成的小狗仿若有了生命，拎在我们的小手中活灵活现，小蛇则蜿蜒曲折充满童趣。我们带着这些栗花编织成的小物件在栗树下奔跑嬉戏，笑声回荡在山间。栗花香伴随着笑声在空中弥漫，成为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再次漫步在迁西这片土地上，感受着栗花香萦绕，心中涌起无尽感慨与眷恋。这里，是我们的故乡，是心灵的归宿。栗花香见证着迁西的发展与变迁，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回忆。在这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迁西的栗花香宛如温暖的港湾，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回味曾经的欢乐时光，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珍惜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迁西，这令人向往的文旅胜地、康养佳处，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让人流连忘返。

# 我的高考

□ 刘红娟

1993年7月，我迎来了高考。临近高考的日子，老师们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再也不会因为我们做错题目而大发雷霆。同学们三五成群，交换着各自的照片，诉说着离别后要常相见的心愿。家里给的供应也充足起来，父母总会安排在县城上班的姐姐送来好吃的，姐姐还会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我花，让同学们们很是羡慕。

高考期间，我的待遇更是丰厚。在县城居住的姑姑吩咐姐姐每天接送我去她家吃饭，改善伙食，还嘱咐大家不要给我制造压力，在我面前，不要提高考的话题。姑父是一位作家，每年都很关注高考作文题，当他问我作文怎么写的时候，我回忆作文内容是有有关桐树皮剥落，引发赞叹和赞美的记叙文。我的题目写的是“爱的奉献”，姑父肯定了我的立意。姑姑在一旁一个劲儿给姑父使眼色，怕这样的聊天会影响我下一场发挥。我真想乐，哪有那么大压力呀，我感觉高考比平时考试还轻松呢。

高考结束后，父亲骑着车子来接我。因为东西太多，没有收拾整齐，父亲来了帮我大包小包地装了好多，包裹捆在自行车上，我们爷俩有点像逃难的。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口渴，父亲停下来给我买了一袋薄冰。现在这种薄冰已经不再生产，但是它凉凉的甜甜的滋味至今让我难忘。分数出来，我考上了本地一所普通的专科学校，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参加工作后，梦里还经常被考试惊醒，心里总在恐惧：英语一点也不会翻译，数学题还没学会解题思路……醒来后，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些成长中没有踏实做好的事，还会在梦里一次次提醒我，让我务必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 怀念父亲

□ 军成

我的父亲已离世两个多月了，我常在梦中与他相见。我的父亲魏树信，生于1938年10月23日，去世于2024年4月6日上午8时，丰南区刘迁庄村人。父亲童年曾随家人逃荒到东北关外，高小毕业后参军，光荣复员后，曾任村干部、乡武装部工作人员等职，人送外号“老虎”。

我们的家庭是河北省政府授予的光荣之家。父亲在部队入党，党龄56年，建党一百周年时，他荣获了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奖章。

父亲有四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亲生女儿，一个干女儿。他曾经在西河读高小，住在他干爹家，也就是他干女儿的姥爷家。我非常感谢干姐姐的对父亲的临终关怀，老人走得很安详。

父亲对家人、对家族、对乡亲、对亲戚都充满仁爱。他人品高尚，一生就怕给别人添麻烦，他的临终遗言是：丧事从简，除直系近亲属外，不通知任何人。

父亲一生乐于奉献。他长期担任村干部，为刘迁庄村做出积极贡献。任职期间，饥荒来临时，他为村民私分粮食棉花，自己受处分也心甘情愿。亲戚生活困难时，两家人一起吃住一个处，他从来不给亲戚脸色看。大地震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骑车数百里寻找家族的亲人，累得睡在了野地里。

父亲极为勤劳。他与家族大叔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到生产队的田里除草，深深影响了我。不足十岁的我也起床写作业、读课本，养成了努力学习的好习惯，顺利考上省会大学。父亲打铁制造农具、炊具等，非常精巧，他还把亲手制作的炊具送给亲朋好友。父亲做农活也样样在行，棉花、大庄稼管理都得心应手。父亲一直坚持到田里劳动，直到近80岁。75岁那年，他干活掉进深不可测的河里，却奇迹般地自救生还。

父亲极为廉洁。他复员后一直当小干部，手中有一些权力，但他做事公平、公正、公道，从来不贪污受贿。他严格教育子女。我在省直某单位工作9年，要重新更换单位，领导批准可以休假几周，等等看有没有更好的去处。他听说后，严厉批评我，要求我马上到新单位报道，不能休，我们家从来没有拿单位工资不上班的人。

父亲很有智慧。他耳聪目明，临终前教育我们要团结互助，和谐友爱，一起照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希望各家日子都蒸蒸日上，后代子孙孝顺为本，一辈比一辈强。

亲爱的父亲，我思念您。您患有心脑血管病十几年，近年病情加重，我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今年想尽办法，创造条件，一家五口过了一个团圆年，弥补了疫情期间不能与您团聚过年的遗憾。您86岁高龄时病倒了，我伺候了您十天，您满意了，我内心稍稍得到一些安慰。您为什么选择在我最忙时离开我？我穿梭于火车站、地铁站、汽车站之间，在无人的房间里哭泣，在飞驰的高铁上哭泣，在绿皮火车上哭泣，在奔驰的汽车上哭泣……在临终的陪伴和守护中，我看着您熟睡中露出了微笑，您走得是那样安详。父亲，我多想再伺候您十天啊！

亲爱的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 变迁

□ 李子春

的事情。当时我就搞不懂，人站在照相机前面，摆好姿势，听拍摄者连声提示，“笑一点，请再笑一点”，咔嚓，一张照片就能拍成，拿到照相馆经过冲卷、洗像，耐心等待几天，就能看到照片中自己的模样，这究竟是为啥？我偶尔也会去照相馆拍一张正儿八经的免冠照，拍完后会兴奋好几天，而且非常期待尽快看到照片中自己的形象！

董哥家有照相机，实在难得，我试探着问：“如果我也买一卷胶卷装上，也能拍出几张照片来？”他回答：“那没问题，别看相机有点老，也算是名牌机，照相还是没有问题的！”

两天后，我从储钱罐中积攒的压岁钢镚中取出两块钱，买了一卷没有包装的筒装120胶卷，兴冲冲来到董哥家。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相机后盖装好胶卷，叫上妹妹，就在家门口，再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也玩一次室外摄影。

哪儿有山有水呢？我家北面不远处就是一片庄稼地，初冬季节，庄稼已经收割完毕。空旷的田野的远处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山。身边就是一个直径长达几百米的大水坑，水坑常年有水，也早就成为周边邻居养鸭捞鱼的大池塘。

我们来到水坑旁，在一座废弃的小桥边同妹妹坐下来，准备拍一张最好看的风景照！因为第一次在室外拍照，所以一定要摆个最好看的姿势，千万不能浪费每一张胶片。摆个啥姿势好看呢？董哥端着相机提示：“你就用手指向远方。”

然后他就连声说：“不要动，不要动，千万不要动，笑一点，再笑一点。”“咔嚓”，留下这张动作僵硬，面部紧张，一脸稚嫩，穿着破旧衣服，很有时代感的影像。这会儿一对鸭子慢慢游到水坑边，董哥急忙让妹妹赶快站在水坑旁边，又给妹妹抓拍一张“寒鸭戏水”的合照。

现在看来有点好笑，可在当时那是非常认真。一卷胶卷拍完后，我马上又从储钱罐里再取出几毛钱跑到照相馆去冲洗。第二天又匆匆跑到照相馆取出底片，对着光一张张欣赏。因实在不舍再多花钱洗像，只好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装在纸袋里，然后放在抽屉的

最里端保存起来。

谁料想！这一保存，竟长达五十多年！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给我们拍照的董哥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他始终也没能看到用他家相机为我们拍摄的这些照片！那台名牌相机也被倒塌的房屋砸得粉碎骨碎骨不知所踪！

几十年来，我每天都路过曾经照相的这个区域，感慨万千！我目睹了这里翻天覆地的、旧貌换新颜的巨变，真可谓“沧海桑田”！居民高楼早已拔地而起，当年的大水坑已成为车水马龙、交通繁忙、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这样的变迁难以想象！

估计有朋友一定能认出旧照片中远处的那座山，没错！那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具地标性的大城山，而我们当年脚下的位置，也正是现在文化路与体育道交叉路口东北角高楼林立的区域。一座城市经过五十多年变迁，尤其经历强烈地震的摧毁，又从废墟中顽强站立起来，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

可能有人会说，当年那个大水坑又去哪儿了呢？后来出于工作需要，我也做了一番调查。大水坑源头是来自我市北部“龙王庙”的“龙泉井”。地震前，泉水叮咚，溪水长流，向南流淌，当溪水流淌到市区北端边缘时，由于这里地势低洼，逐渐形成面积很大的积水坑，水坑南侧不远处，就是地震前开滦自建公房我家的位置。由于城市逐渐向北延展，相关部门于是又从水坑南侧修成一道排水沟，水坑积水经过一段沟渠再向南排泄，流入因矿井透水而形成的西北井大坑，又称之为“小窑大坑”。这样的水循环一直流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直到大地震发生后，龙泉井突然断流，水系彻底消失，大水坑也从此干涸！

据调查，龙泉井形成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年。二十世纪末，开发商在这里破土动工开发楼盘建设时，正处于龙泉井位置，施工者挖到地表下深七米基槽底部时，曾发现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古象牙、鹿骨、野马牙齿、野牛骨、羊骨等。这就证明，早在一万年前，我们这座城市的自然环境十分良好，植被繁茂，水源充足，山水相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我找出照片盒子翻看，从角落中发现十二张120旧底片，于是一张一张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仔细观看，同时脑海中浮现出当年拍摄这些照片时的少年记忆。

掐指算来，这些黑白底片的拍摄时间竟然已经过去50多年！50多年来，我一直没把它们洗出来看个究竟！直到最近才挑选了几张画面比较清晰而且有一点纪念意义的拿到照相馆，用现代洗像技术洗出几张。

照片中的我当年不过14岁左右，前面坐着的小女孩是我妹妹。记得当年刚上初中时，我结交了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小哥哥，我和他家拐弯抹角沾点亲。他姓董，我称他为董哥，上学之余我经常到他家去玩耍。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他家屋后面挂着一个长方体皮盒子，好奇地问：“这是照相机？”他表情略带自豪回答：“对呀，海鸥120照相机。”因为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家实在不多，于是我更加好奇地问：“还能用吗？”“能啊，只要装上胶卷就能照相。”董哥回答。

要照相，在那个年月也算是一件神奇

# 帮父母圆梦

□ 姜伯静

一个袋子，里面有他的各种证书，比如，有一证书是“神枪手荣誉证书”，是因为他射击技术极为精湛。而母亲，则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偶有补充。

父亲带病还乡之后，数十年没再回到过他当初服役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回忆实际上是对“第二故乡”的怀念。眼看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父亲的腰已经渐渐地弯了，并开始驼背，妻子和我商量，应该带着二老再去北戴河一次！

那年5月，我们一家三口和父母老两口一车五人，驱车驶向了北戴河。唐山到北戴河，路途并不遥远。一进昌黎境内，温度就比唐山有明显的降低，一丝凉意来了之后，二老几乎异口同声：“海滨（他们

一直称北戴河为海滨）到了！”我想，这是他们记忆中的温度吧。

到了北戴河，入住酒店稍事休息后，儿子挽着他的爷爷，妻子挽着母亲，我推着轮椅，一家五口，顺山而行。虽然这时候的北戴河同几十年前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整体的构架和有代表性的景致没变。他们还能分辨出自己年轻时周边的轮廓。父亲成了我们的讲解员，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离我们很远的“怪楼”怪在哪里，那个雕像是一个叫金达的外国老头，是他发现了这处避暑圣地……我们就像小学生，听得有滋有味。有几次，母亲让他坐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他都不情愿。

第二天一大早，二老就招呼我们去看日出。在宾馆的海滩上，有不少起早看日出的旅客。互相搀扶着，在海滩上就像自己是主人一样同那些年轻的游客打招呼，跟他们拉家常。然后，他们静静地坐在海滩上看日出。

在北戴河待了几天后，我们回家了。在路上，父亲不停地念叨着，回去把照片洗出来，给村里的谁谁几张，给他们讲讲；还有哪些老地方没有去，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问他：“有机会，下次还来不来？”“来！”父亲兴奋的回答，像个少年！

那一次，我终于帮他们圆了故地重游的梦想。

